



11

保
5984
8-5



門保
號 5984
卷 8-5

東漢會要卷二十

宋 徐天麟 撰

職官二

執金吾

執金吾一人中二千石本注曰掌宮外戒司非常水火之事月三繞行宮外及主兵器吾猶禦也丞一人比千石緹騎二百人本注曰無秩比吏食奉武庫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主兵器丞一人執金吾緹騎輿路羣僚之中斯最壯矣世祖歎曰仕宦當作執金吾

右屬執金吾本注曰本有式道七右中候三人六

東漢會要卷二十



百石車駕出掌在前清道還持麻至宮門宮門乃
開中興但一人又不常置每出以兼式道候事
已罷不復屬執金吾又省中壘寺互都船令丞尉
及左右京輔都尉

太子太傅

太子太傅一人中二千石本注曰職掌輔導太子禮
如師不領官屬

大長秋

大長秋一人二千石本注曰承秦將行宦者景帝更
爲大長秋或用士人中興常用宦者職掌奉宣中宮

命凡給賜宗親及宗親當謁見者關通之中宮出則
從丞一人六百石本注曰宦者

中宮僕一人千石本注曰宦者主馭本注曰太僕秩
二千石中興大減秩千石以屬長秋

中宮謁者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宦者中宮謁者三
人四百石本注曰宦者主報中章

中宮尚書五人六百石本注曰宦者主中文書

中宮私府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宦者主中藏幣帛
諸物裁衣被補浣者皆主之丞一人本注曰宦者

中宮永巷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宦者主宮人丞一

人本注曰宦者

中宮黃門冗從僕射一人六百石本注曰宦者主中宮黃門冗從

中宮署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宦者主中宮請署天

子數女騎六人丞復道丞各一人本注曰宦者復道

丞主中閣道

中宮藥長一人四百石本注曰宦者

右屬大長秋本注曰承秦有詹事一人位在長秋

上亦宦者主中諸官成帝省之以其職并長秋是

後皇后當法駕出則中謁中宦者職吏權兼詹事

奉引訖罷宦者誅後尚書選兼職吏一人奉引云

其中長信長樂宮者置少府一人職如長秋及餘

吏皆以宮名為號員數秩次如中宮本注曰帝祖

母稱長信宮故有長信少府長樂少府位在長秋

上及職吏皆宦者秩次如中宮長樂又有衛尉僕

為太僕皆二千石在少府上其崩則省不常置

永樂少府靈紀許訓永樂宮者靈
帝母孝仁皇后所居也

永樂太僕孝仁皇后
紀封謂

長樂五官史百官志
朱瑀

太子少傅

東漢書卷二十一

太子少傅二千石本注曰亦以輔道為職悉主太子

官屬

太子率更令一人千石本注曰主庶子舍人更直職似光祿

太子庶子四百石本注曰無員如三署中郎

太子舍人二百石本注曰無員更直宿衛如三署郎中

太子家令一人千石本注曰主倉穀飲食職似司農少府

太子倉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主倉穀

太子食官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主飲食

太子僕一人千石本注曰主車馬職如太僕

太子慶長一人四百石本注曰主車馬

太子門大夫六百石本注曰舊注云職比郎將舊有左右戶將別主左右戶直郎建武以來省之

太子中庶子六百石本注曰員五人職如侍中

太子洗馬比六百石本注曰舊注云員十六人職如謁者太子出則當直者在前三導威儀

太子中盾一人四百石本注曰主周備徵循

太子衛率一人四百石本注曰主吧衛士

右屬太子少傅本注曰凡初卽位未有太子官屬皆罷唯舍人不省領屬少府

將作大匠

將作大匠一人二千石本注曰承秦曰將作少府景帝改爲將作大匠掌修作宗廟路寢宮室陵園木土之功并植桐梓之類例于道側丞一人六百石左校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掌左工徒丞一人右校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掌右工徒丞一人右屬將作大匠

城門校尉

城門校尉一人比二千石本注曰掌雒陽城門十二所司馬一人千石本注曰主兵城門每門候一人六百石本注曰雒陽城十二門其正南一門曰平城門北宮門屬衛尉其餘上西門雍門廣陽門津門小苑門開陽門耗門中東門上東門穀門夏門凡十二右屬城門校尉

北軍中候

北軍中候一人六百石本注曰掌監五營屯騎校尉一人比二千石本注曰掌北衛兵司馬一人千石

東漢書卷二十一
五
越騎校尉一人比二千石本注曰掌宿衛兵司馬一人千石

步兵校尉一人比二千石本注曰掌宿衛兵司馬一人千石

長水校尉一人比二千石本注曰掌宿衛兵司馬胡騎司馬各一人千石本注曰掌宿衛主烏桓騎

射聲校尉一人比二千石本注曰掌宿衛兵司馬一人千石

右屬北軍中候本注曰舊有中壘校尉領北軍營壘之事有胡騎虎賁校尉皆武帝置中興省中壘

但置中候以監五營胡騎并長水虎賁主輕車并射聲

司隸校尉

司隸校尉一人比二千石本注曰孝武帝初置持節掌察舉百官以下及京師近郡犯法者元帝去節成帝省建武中復置并領一州從事史十二人本注曰都官從事主察舉百官犯法者功曹從事主州選署及衆事別駕從事校尉行部則奉引錄衆事簿曹從事主財穀簿書其有軍事則置兵曹從事主兵事其餘部郡國從事每郡國各一人主督促文書察舉非

法皆州自辟除故通為百石云假佐二十五人本注
曰主簿錄閣下事省文書門亭長主宗正門功曹書
佐主選用孝經師主監試經月令師主時節祠祀律
令師主平法律簿曹書佐主簿書其餘都官書佐及
每郡國各有典郡書佐一人各主一郡文書以郡吏
補歲滿一更司隸所部郡七百官志

司隸校尉無所不糾唯不察三公

通典詳見刺舉條

廷議處九卿上朝處九卿下

通典

鮑永為司隸鮑恢為都官從事並不避強禦詔策
曰貴戚且當斂手以避二鮑鮑永子昱復為司隸

初拜使封胡降檄光武遣問昱曰有所怪否對曰
臣聞故事通官文書不著姓又當司徒露布怪使
司隸下書而著姓也上曰吾欲令天下知忠臣之

子復為司隸

本傳

中常侍王甫曹節等用事尚書令陽球常唾手拊
髀曰若令陽球作司隸此輩敢爾後及拜司隸球
列車騎導從當入司隸府雒陽賊捕掾皆故墨綬
公府掾孝廉也邀見道側球怒曰雒陽都邑吏當
得熊虎敢搏噬者乃用鼯鼠當校尉車耶不足汗
鞭杖且舉撲之於是威風振烈明日詣闕謝恩遂

東漢書卷二十一
表劾王甫自臨考父子皆死於杖下乃磔甫屍榜
曰賊臣王甫於是權門股慄皆雀鼠步曹節見
甫屍乃收淚入言球罪帝徒爲衛尉球叩頭曰願
假臣一月必令豺狼鳴梟悉伏其辜

李膺字元禮拜司隸校尉張讓弟朔爲野王令貪
殘無道畏膺而逃藏讓舍柱中膺率將吏破柱取
朔付獄殺之讓訴寃於帝帝召責膺膺曰昔仲尼
爲魯司寇七日而誅少正卯今臣到官已積旬懼
以淹留爲譽不意獲速疾之罪乞留五日克殄元
惡帝謂讓曰汝弟之罪也自是宦官屏氣休沐不

敢復出帝問其故並叩頭泣曰畏李校尉

並本傳

河南尹

河南尹一人主京都特奉朝請其京兆尹左馮翊右
扶風三人漢初都長安皆秩中二千石謂之三輔中
興都雒陽更以河南郡爲尹以三輔陵廟所在不改
其號但減其秩其餘弘農河內河東三郡其置尹馮
翊扶風及太守丞奉之本位在地理志

刺史

外十二州每州刺史一人六百石本注曰秦有監御
史監諸郡漢興省之但遣丞相史分刺諸州無常官

孝武帝初置刺史十三人秩六百石成帝更為牧秩二千石建武十八年復為刺史十二人各主一州其一州屬司隸校尉諸州常以八月循行所部郡國錄囚徒考殿最初歲盡詣京都奏事中興但因計吏皆有從事史假佐本注曰員職略與司隸同無都官從事其功曹從事為治中從事豫州部郡國六冀州部九兗州部八徐州部五青州部六荊州部七揚州部六益州部十二涼州部十二并州部九幽州部十一交州部七凡九十八其二十七王國相其七十一郡太守其屬國都尉屬國分郡離遠縣置之如郡差小

置本郡名世祖并省郡縣四百餘所後世稍復增之凡州所監都為京都置尹一人二千石丞一人

百官志

靈帝中平五年改刺史新置牧

紀

漢刺史乘傳周行郡國無適治所中興所治有定

處

通典

光武十一年初斷州牧自還奏事不復自詣京師

雖父母之喪不得去職

通典

或謂刺史為外臺謝夷吾為荊州刺史第五倫薦之曰尋功簡能為外臺之表聽察聲實為九伯之冠上舊典刺史班宣周行郡國省察治政黜陟能

身漢書卷二十一
九
否斷理寃獄以六條問事非條所問卽不省一條
強宗豪右田宅喻制以強凌弱以衆暴寡二條二
千石不奉詔書遵承典制倍公向私傍詔守利侵
漁百姓聚斂爲姦三條二千石不卹疑獄風厲殺
人怒則任刑喜則任賞煩擾苛暴剝戮黎元爲百
姓所疾山崩石裂妖祥訛言四條二千石選置不
平苟阿所愛蔽賢寵頑五條二千石子弟怙恃榮
勢請託所監六條二千石違公下比阿附豪強通
行貨賂割損政令蔡質漢儀見百官志注
舊制州牧奏二千石長吏不任位者皆先下三公

三公遣掾史按驗然後黜退光武卽位用法明察不復委三府故權歸刺舉之吏通典

和帝初張輔上言臣聞王者法天熒惑奏事太微
故州牧刺史入奏事所以通下問知外事也數十
年以來重其道歸煩撓故時止勿奏事今因以爲
故事臣愚以爲刺史視事滿歲可令奏事如舊典
問州中風俗恐好惡過所道事所聞見考課衆職
下章所告及所自舉有章者賞異之其尤無狀逆
詔書行罪法冀勅戒其餘令各敬謹所職於以衰
滅貪邪便佞百官志注

靈帝中平五年改刺史唯置牧是時天下方亂豪傑各欲據有州郡而劉焉劉虞並自九卿出領州牧州牧之任自此重矣通典

列郡

每郡置太守一人二千石丞一人郡當邊戍者丞爲長史王國之相亦如之每屬國置都尉一人比二千石丞一人本注曰凡郡國皆掌治民進賢勸功決訟檢姦常以春行所主縣勸民農桑振救乏絕秋冬遣無害吏案訊諸囚平其罪法論課殿最歲盡遣吏上計計斷九月因秦以十月爲正故并舉孝廉郡口二十萬舉一人典

兵禁備盜賊景帝更名都尉武帝又置三輔都尉各一人譏出入邊郡置農都尉主屯田殖穀又置屬國都尉主蠻夷降者中興建武六年省諸郡都尉并職太守無都試之後省關都尉唯邊郡往往置都尉及屬國都尉稍有分縣治民比郡安帝以羌犯法三輔有陵園之守及復置右扶風都尉京兆虎牙都尉皆置諸曹掾史本注曰諸曹畧如公府曹無東西曹有功曹史主遷署功勞有五官掾錄功曹及諸曹事其監屬縣有五部督郵曹掾一人正門有亭長一人主記室史主錄記書催期會無令史閣下及諸曹各有

書佐幹主文書

郡功曹

鮑永

范式

雷義

決曹掾

黃昌

周燕

賊曹掾

議曹掾

吳良

倉曹掾

戴就

門下掾

郡主簿

周嘉

典郡書佐

百官志司隸校尉條

縣邑道

每縣邑道大者置令一人千石其次置長四百石小者置長三百石侯國之相秩次亦如之本注曰皆掌治民顯善勸義禁姦罰惡理訟平賊恤民時務秋冬集課上計於所屬郡國凡縣主蠻夷曰道公主所食湯沐曰國縣萬戶以上為令不滿為長侯國為相皆秦制也丞各一人尉大縣二人小縣一人本注曰丞署文書典知倉獄尉主盜賊凡有賊發主名不立則推索行尋案察姦宄以起端緒各置諸曹掾史本注曰諸曹畧如郡員五官為廷掾監鄉部春夏為勸農掾秋冬為制度掾

縣主簿

繆彤

鄉亭

里魁

鄉置有秩三老游徼本注曰有秩郡所署秩百石掌一鄉人其鄉小者縣置嗇夫一人皆主知民善惡為役先後知民貧富為賦多少平其差品三老掌教化凡有孝子順孫貞女義婦讓財救患及學士為民法式者皆扁表其門以興善行游徼掌徼循禁司姦盜又有鄉佐屬鄉主民收賦稅亭有亭長以禁盜賊本注曰亭長主求捕盜賊承望都尉里有里魁民有什伍善惡以告本注曰里魁掌一里百家什主十家伍

主五家以相檢察民有善事惡事以告監官邊縣有障塞尉本注曰掌禁備羌夷犯塞

諸郡別置官

其郡有鹽官鐵官工官都水官者隨事廣狹置令長及承秩次皆如縣道無分土給均本吏本注曰凡郡縣出鹽多者置鹽官主鹽稅出鐵多者置鐵官主鼓鑄有工多者置宮官主工稅物有水池及魚利多者置水官主平水收漁稅在所諸縣均差吏更給之置吏隨事不具縣員

使匈奴中郎將

東漢書卷二十一
使匈奴中郎將一人比二千石本注曰主護南單于
置從事二人有事隨事增之掾隨事為員護羌烏桓
校尉所置亦然

護烏桓校尉

護烏桓校尉一人比二千石本注曰主烏桓國

護羌校尉

護羌校尉一人比二千石本注曰主西羌並百官志

西域都護戊己校尉

明帝永平十七年初置西域都護戊己校尉章帝建
初元年罷戊己校尉官和帝永元二年復置西域都

護戊己校尉官安帝永初元年六月置西域都護並紀

西域長史 班超 王林

西域假司馬 班超

西園八校尉

獻帝中平五年初置西園八尉袁紹傳

上軍校尉蹇碩 中軍校尉袁紹 傳云佐軍校尉

下軍校尉鮑鴻 典軍校尉曹操

助軍左校尉趙融 助軍右校尉馮芳

左校尉夏牟 石校尉淳于夔

凡八人謂之西園八校統於碩臣天麟按八校尉乃末世創置

東漢會要卷二十一
故百官
志不載

東漢會要卷二十一

東漢會要卷二十一

宋 徐 天 麟 撰

職官三

品秩

凡中二千石丞比千石真二千石丞長史六百石比
二千石丞比六百石令相千石丞尉四百石其六百
石丞尉三百石長相四百石及三百石丞尉皆二百
石諸侯公主家丞秩皆比百石諸邊鄣塞尉諸陵校
尉長皆二百石有常例者不著秩志

俸祿

百官俸受例

建武二十六年例如此志例以明也

三百五十斛中二千石俸月百

百二十斛比二千石俸月百

百石俸月七十斛比六百石俸

月四十五斛比四百石俸月四

十斛比三百石俸月三十七

比二百石俸月二十七斛一百

俸月十一斛佐史俸月八斛

荀綽晉百官表注曰漢延平中米七十二斛真二千石月錢七

比二千石月錢五千米三十四米三十斛六百石月錢三千

石月錢二千五百米十五斛三

斛八斛獻帝起居注曰帝在長

滿千里而軍師用度非一公卿

公田以秩石為率賦與令各自收其租稅

建武二十六年詔有司增百官

西京舊制六百石以下增於舊

十斛秩中二千石俸月百八十

斛比二千石月百斛千石月八

斛比六百石月五十五斛四百

石月四十五斛三百石月四十

七斛二百石月三十斛比二百

月二十斛斗食月十一斛佐中

穀各半

明帝永平四年賜公卿半俸

同

東漢會要卷二十一

順帝漢安二年減百官俸

桓帝延熹三年九月詔無事之官權絕俸豐年如故
四年七月減公卿以下俸

五年八月詔減虎賁羽林住寺不任事者半俸勿與
冬衣其公卿以下給冬衣之半

仲長統昌言曰夫選用以取善士善士富者少而貧
者多祿不足以供養安能不少營私門乎從而罪之

是設機置竅以待天下之君子也盜賊饑饉軍旅卒
發橫稅弱人割奪吏祿夫薄吏祿以豐軍用緣於秦
征諸侯漢承其弊遂不改更危國亂家此之由也

仲長

傳統

官稱

五府樊準傳注云謂太傅太尉司徒司空將軍府也

四府趙典傳注云太尉司徒司空大將軍府也

三府郎顛傳注云三公也承宮傳注云太尉司徒司空府

二府虞廷傳注云謂太尉司徒也

公府史稱辟公府之類皆總言諸府也

宰府董扶傳前後宰府十辟蔡邕傳宰府孝廉士之高選

三司呂蓋奏張酺位居三司大言怨望又呂布為奮威將軍假節儀同三司

二司袁紹傳楊彪歷典二司注云謂司徒司空也

二臺 侍御史尚書郎也見陳忠傳

三臺 袁紹傳注漢官云尚書為中臺御史為憲臺謁者為外臺

三獨坐 耿秉傳光武時詔御史中丞司隸校尉尚書令會同並專席而坐故京師號曰三獨坐

臺閣 仲長統傳光武雖置三公事歸臺閣注云臺閣謂尚書也

宰相 東平王蒼拜車騎將軍置長史掾史員四十人位在三公上自以至親輔政意不自安上疏言

臣居宰相之位云云

宰士 周榮辟司徒府稱宰士

監司 左雄傳監司項背相望

州司 史弼傳州司不敢彈糾

州將 張奐傳云得過州將指司隸校尉段熲也

郡將 皇甫規傳注云郡守也

郡尹 第五倫傳

舉將 謂舉主也見胡廣傳

州宰 左雄傳

考課

太尉掌四方兵事功課歲盡即奏其殿最而行賞罰
司徒掌人民事凡四方民事功課歲盡則奏其殿最而行賞罰
司空掌水土事凡四方水土功課歲盡則

奏其殿最而行賞罰 百官志

舉能案劇 衛颯辟大司徒府舉能案劇除侍御史

李忠為丹陽守墾田增多三公考課為天下第一
牟融為豐令縣無獄訟為州郡最司徒范遷上其理
狀魯恭為中牟令螟不犯境河南尹安上書言狀
崔實為五原守常為邊郡最

賈琮為交阯刺史在事三年為十三州最

祝良為涼州刺史政未踰時功效卓然傳本

明帝永平九年四月令司隸校尉部刺史歲上墨綬
長吏視事三歲以上尤異者各一人與計偕上及尤
不政理者亦以聞紀本

刺舉 舉謠言

侍御史掌察舉非法見上卷

司隸校尉掌察舉百官見上卷

舊制州牧奏二千石長吏不任位者事皆先下三公
三公遣掾史按驗然後黜退光武時用明察不復委
任三府而權歸刺舉之吏朱浮上疏曰陛下即位以
來不用舊典信刺舉之官黜鼎輔之任至於有所劾
奏便加退免覆案不關三府罪譴不蒙澄察陛下以
使者為腹心使者以從事為耳目是為尚書之平決
於百尺之吏朱浮傳
明帝永平九年令司隸校尉部刺史歲上墨綬長吏

尤不政理者

詳見上條

肅宗卽位馬巖上封事曰方今刺史太守專州典郡不務奉事盡心爲國而司察偏阿取與自己同則舉爲尤異異則中以刑法不卽垂頭塞耳採取財賂今益州刺史朱醜揚州刺史倪說涼州刺史尹業等每行考事輒有物故又選舉不實曾無貶坐是使臣下得作威福也故事州郡所舉上奏司直察能否以懲虛實今宜加防檢式遵前制

馬巖傳

安帝勅四府刺史二千石殘穢不勝任者按罪詔諸州劾奏守令以下有乖拙遇人無惠者免官姦穢重罪收付詔獄

延光元年八月詔三公中二千石舉刺史二千石令長相視事一歲以上至十歲清白愛利能勅身率下防姦理煩有益於人者無拘官簿刺史舉所部郡國太守相舉墨綬隱親悉心勿取浮華

紀

順帝詔幽并涼州刺史各實二千石以下至黃綬年老劣弱不任軍事者上名

紀

漢安元年遣杜喬周舉等八人分行州郡舉實臧否其刺史二千石有贓罪顯明者驛馬上之墨綬以下便輒收舉其有忠清惠利爲百姓所安宜表異者皆

東漢書卷之三十一
以狀上周舉劾奏姦猾表薦公清朝廷稱之張綱獨
埋其車輪曰豺狼當道安問狐狸遂奏大將軍冀河
南尹不疑條其無君之心十五事京師震竦周舉張綱傳
順帝末种暲為侍御史時所遣八使杜喬周舉等多
所糾奏而大將軍梁冀及諸宦官互為請救事皆被
寢暲自以職主刺舉志案姦違乃復劾諸為八使
所舉蜀郡太守留宣等罪惡彰露宜伏歐刀又奏請
勅四府條舉近臣父兄及知親為刺史二千石尤殘
穢不勝任者免遣案罪帝乃從之种暲傳
桓帝詔長吏贓滿二十萬而不糾舉者刺史二千石

以縱避為罪

紀

桓帝時冀州盜賊以范滂為清詔使滂登車攬轡慨
然有澄清天下之志守令望風解印綬其所舉奏悉

厭眾議

范滂傳

司徒府中有百官朝會殿國每有大議天子車駕親
幸其殿每歲州郡聽採長吏臧否民所疾苦還條奏
之是為舉謠言者也舉謠言者掾屬令史都會殿上
主者大言某州郡行狀云何善者同聲稱之不善者
各爾銜枚大較皆取無名勢其中或有愛憎微裁黜
陟之闇昧也若乃中山祝恬踐周召之列當軸處中

忘謬諤之節憚首尾之譏垂囊捉撮無能清澄其與

中屠嘉責鄧通王嘉封還詔書邈矣乎百官志司徒注

桓帝詔三府掾屬舉謠言時范滂為大將黃瓊所辟

奏刺史二千石權豪之黨二十餘人尚書責滂所劾

猥多疑有私故滂對曰臣之所舉自非叨穢姦暴豈

以污簡札哉間以會日促迫故先舉所急其未審者

方便參實若臣言有貳甘受顯戮范滂傳

靈帝詔公卿以謠言舉刺史二千石為民蠹害者時

太尉許馡司空張濟承望內官其子弟貪污穢濁皆

不敢問而虛糾遠邊小郡清修有惠化者二十八人

吏民詣闕陳訴議郎陳耽上言公卿所舉率黨其私

所謂放鴟梟而囚鸞鳳劉陶傳

建武時大司農江馮上言宜令司隸校尉督察三公

專下三府陳元上疏曰臣聞師臣者帝賓臣者霸故

武王以太公為師齊桓以夷吾為仲父孔子曰百官

總已聽於冢宰近則高帝優相國之禮太宗假宰輔

之權及亡新王莽遭漢中衰專操國柄以偷天下况

已自喻不信羣臣奪公輔之任損宰相之威以刺舉

為明微訐為直至乃陪僕告其君長子弟變其父兄

網密法峻大臣無所措手足然不能禁董忠之謀身

為世戮故人君患在白驕不患驕臣失在自任不在任人是以文王有日昃之勞周公執吐握之恭不聞其崇刺舉務篤察也方今四方尙擾天下未一百姓觀聽咸張耳目陛下宜修文武之聖典襲祖宗之道德勞心下士屈節待賢誠不宜使有司察公輔之名帝從之陳元傳

世官

劉昆少習禮容子軼傳昆業稍遷宗正卒官遂世掌

宗正焉

儒林傳

張奮累世白輔

本傳

吳雄三世廷尉為法名家

郭鎮傳

歐陽歛自歐陽生傳伏生尙書至歛八世皆為博士

儒林傳

陳忠世與刑法

本傳

白楊震至彪四世太尉德業相繼袁氏累世宰相俱

為東京名族

楊彪傳

公孫瓚家世二千石

本傳

蓋勳家世二千石

本傳

袁紹累世台司

本傳

久任

東漢書卷二十一
九
世祖以二千石長吏多不勝任時有纖微之過交易
紛擾百姓不寧朱浮上疏曰今牧人之吏多未稱職
小違理實輒見斥罷豈不粲然黑白分明哉然以堯
舜之盛猶加三考大漢之興亦累功效吏皆積久養
老於官至名子孫因爲氏姓當時吏職何能悉理論
議之徒豈不誼謹蓋以爲天地之功不可倉卒艱難
之業當累日也而間者守宰數見換易迎新相代疲
勞道路尋其視事日淺未足昭見其職旣加嚴切人
不自保各相顧望無自安之心有司或因睚眦以騁
私怨苟求長短求媚上意二千石及長吏迫於舉劾

懼於刺譏故爭飾詐僞以希虛譽斯皆羣陽騷動日
月失行之應夫物暴長者必夭折功卒成者必亟壞
如摧長久之業而造速成之功非陛下之福也天下
非一時之用也海內非一旦之功也願陛下遊意於
經年之外望化於一世之後天下幸禁不式王命錮
之終身雖會赦令不得齒列若被劾奏亡不就法者
徙家邊郡以懲其後其鄉部親民之吏皆用儒生清
白任從政者寬其負算增其秩祿吏職滿歲宰府州
郡乃得辟舉如此威福之路塞虛僞之端絕送迎之
役捐橫斂之源息循理之吏得成其化率土之民各

寧其所矣帝感其言復申無故去官之禁又下有司考吏治真偽詳所施行而宦官不便終不能行左雄傳建武十三年馮魴為魏郡太守二十七年以高第人為太僕

成武孝侯順為六安太守數年帝欲召之吏人上書請留

王霸為上谷太守在上谷二十餘歲

祭彤為遼東太守在遼東幾三十年

鮑德為河南太守在職九年

衛颯為桂陽太守視事十年郡內清理

許荆為桂陽太守在事十二年並本傳

黃瓊處議郎且十年李固傳

吳祐在膠東九年

行領試守假比秩為真

靈壽侯邳彤行大司空事傳

驃騎將軍行大司空事劉隆紀

衛尉趙熹行太尉事明紀

光祿勳鄧鴻行車尉將軍事和紀

行度遼將軍事來苗南匈奴傳

行度遼將軍朱徽和紀

東漢書卷二十一

東漢書要卷二十一
馬成行大司空事居府如真本傳

行車騎將軍馬防西羌傳

行征西將軍司馬鈞寵參傳

韋彪行司徒事

寇恂拜河內太守行大將軍事

伏湛為司直行大司徒事

姚期為魏郡太守行大將軍事

侍中鄧疊行征西將軍事

馮魴行衛尉事

班固行中郎將事並本傳

南陽宗廣領信都太守事任光傳

陳俊為琅琊太守領將軍如故

王丹領左馮翊

蓋勳領漢陽太守並本傳

守光祿大夫郭遵馮羨欒巴張綱周栩劉班順紀

馮異守征虜將軍

王允守尚書令

欒巴守光祿大夫並本傳

呂种守沅陵長宋弱傳

西域假司馬班超章紀

永平元年初令郎官詔除者得占丞尉以比秩為真李固對策曰長水司馬武宣開陽城門侯羊迪等無

它功德初拜便真

續漢志曰中都官千石六百石故事先守一歲然後補真

鄧遵以皇太后之從弟故始為真將軍

匈奴傳注云自置度遼將

軍以來皆權行其事今始為正將軍也

袁夢麟曰凡官吏有試守之法平紀令吏二百石

以上一切滿秩如真如淳曰諸官吏初除皆試守

一歲迺為真食全俸平帝初即位故令如真按順

帝時李固言竊聞長水司馬武宣開陽城門侯羊

迪等無它功德初便拜真雖小失而漸壞舊章先

聖法度所宜堅守政教一跌百年不復以是而推

漢世官吏初除必多試守者矣又按趙廣漢守京

兆尹滿歲為真尹翁歸守右扶風滿歲為真韓延

壽守左馮翊滿歲稱職為真張敞守太原滿歲為

真此類甚眾諸云滿歲者與如淳試守一歲之說

大約相應唐世除吏尚循此制裴度自司勳郎中

知制誥為中書舍人白居易行其制曰臺郎滿歲

班列當遷編閣之職不宜真授又韓愈權知國子

博士三歲為真其所謂滿歲三歲雖各有其制然

大率皆漢制也通典載貞觀令云散官以職事高

東漢會要卷二十一
者為守職事卑者為行官階相等無行無守而本
朝元豐中更定官制詔除授職事官並以寄祿官
品高下為法凡高一品以上為行下一品為守下
二品為試此皆放漢制以增之耳

東漢會要卷二十一

東漢會要卷二十一

宋 徐 天 麟 撰

職官四

集議

凡國有大造大疑大尉與司徒司空通而論之百官志

議典禮

光武建武三年立四親廟祀父南頓君以上至春陵
節侯十九年五官中郎將張純與太僕朱浮奏議當
除今親廟四以先帝四廟代之下有司議大司徒戴
涉等議宜為南頓君立皇考廟上至春陵節侯四親

廟於章陵太守令長侍祠時議有異者上可涉等議

詳見祭祀志及純傳

元和三年博士曹褒以為宜定文制著成漢禮太常巢堪以為一世大典非褒所定不可許班固以為宜

廣集諸儒共議得失帝曰諺言作舍道邊三年不成

議禮之家名為聚訟昔堯作大章一夔足矣

詳見褒傳

和帝西祠園陵詔大將軍竇憲會長安及憲至尚書

以下議欲拜之伏稱萬歲韓稜正色曰禮無人臣稱

萬歲之制議者皆慙而止

韓稜傳

安帝永初五年謁者劉珍上言竊見永平初梁松言

皇太后宜入廟與陛下交獻孝明皇帝使公卿博士

議鄧禹奏宜如松言光烈皇后於是入廟惟皇太后

聖德通靈與神合契宜如光烈皇后故事事下公卿

僉曰宜如珍言六年正月皇太后親祭宗廟與皇帝

交獻

袁宏傳

舊制公卿二千石刺史不得行三年喪元初中鄧太

后詔長吏以下不為親行服者不得典城選舉時有

上言牧守宜同此制詔下公卿議者以為不便司徒

劉愷獨議曰非所以師表百姓宜美風俗太后從之

劉愷傳

元初三年有詔大臣得行三年喪陳忠因此上言宣
帝舊令人從軍屯及給事縣官者大父母死未滿三
月皆勿徭尚書令祝諷尚書孟布等奏以爲光武皇
帝絕告寧之典不可改忠復上疏云云宦官不便之
竟寢忠奏而從諷布等議

陳忠傳

宦者孫程等既立順帝誅滅諸閹議郎陳禪以爲閹
太后與帝無母子恩宜徙別館絕朝見羣臣議曰咸
以爲宜周舉謂司徒李郃曰諸閹新誅太后幽在離
宮若悲愁生疾何以令於天下郃卽上疏陳之太后
由此以安

周舉傳

永和元年災異數見詔召公卿中二千石尚書詣顯
親殿問曰北鄉侯親爲天子而葬以王禮故有災異
宜加尊諡列於昭穆議者多謂宜如詔旨司隸周舉
獨對曰北鄉侯無他功德以王禮葬之於事已崇不
宜稱諡司徒黃尚太常桓焉等七十人同舉議帝從
之

同上

梁太后臨朝詔以殤帝幼崩廟次宜在順帝下太常
馬訪奏宜如詔書諫大夫呂勃以爲應依昭穆之序
先殤後順詔下公卿周舉議曰殤帝在先於秩爲父
順帝在後於秩爲子呂勃議是也太后從之

同上

元嘉元年桓帝欲褒崇大將軍梁冀使中朝二千石
以上會議其禮特進胡廣太常羊溥司隸祝恬太中
大夫邊韶等咸稱冀之勳德其制度賞賚宜比周公
黃瓊獨建議曰冀可比鄧禹合食四縣賞賜之差同
於霍光朝廷從之

黃瓊傳

嘉平元年將葬竇太后常侍曹節等欲別葬太后而
以馮貴仁配祔詔公卿大會朝堂令中常侍趙忠監
議坐者數百人各瞻望中官莫肯先言忠曰議當時
定陳球曰皇太后以盛德良家母臨天下宜配先帝
是無所疑公卿以下皆從球議帝曰竇氏雖為不道

而太后有德於朕不宜降黜於是議者乃定

陳球傳

議策立

質帝崩大將軍梁冀召三公中二千石列侯大議所
立李固胡廣趙戒杜喬皆以為清河王蒜明德著聞
又屬最尊親宜立為嗣而中常侍曹騰說冀曰將軍
秉攝萬幾多有過差清河王嚴明若果立則將軍受
禍不久矣不如立蠡吾侯富貴可長保也冀然其言
明日重會公卿自胡廣趙戒以下莫不懾憚皆曰惟
大將軍令獨李固杜喬堅守本議冀說太后先策免
固持節迎蠡吾侯志即皇帝位是為桓帝

李固傳

董卓為司空集議廢立百僚大會卓乃奮首而言欲
依伊尹霍光故事更立陳留王如何公卿以下莫敢
對卓又抗言昔霍光定策延年按劍有敢沮大議者
以軍法從事坐者震動尚書盧植獨曰今上富於春
秋行無失德卓大怒罷明日復集羣僚於崇德前殿
遂賜太后策廢少帝立陳留王是為獻帝卓傳

議歷

安帝延光二年夏誦言當用甲寅元梁豐言當復用
太初下公卿詳議太尉愷等上侍中施延等議甲寅
元與天相應可施行博士黃廣大行令任僉議如九
道河南尹祉等四十人議四分歷最得其正不宜易
愷等八十四人議宜從太初尚書令忠上奏云云上
納其言遂改歷事

順帝漢安二年尚書侍郎邊韶上言歷事韶書下三
公百官雜議太史令虞恭治歷宗訢等議宜如甲寅
詔書故事奏可

靈帝熹平元年馮光陳晃言歷元不正詔書下三府
與儒林明道者詳議羣臣會司徒府議議郎蔡邕議
云云司徒隗司空訓以邕議劾光晃不敬詔勿治罪

蔡邕集載三月九日百官會府公殿下東面校尉南
面侍中郎將大夫千石六百石重行北面議郎博士

西向戶曹令史當坐中布陳詔書公議蔡邕前坐侍
中西北近公卿與光晃相難問是非焉案此可見東
都集議之制

嘉平以後宗紺孫誠及張恂宗整言月食事詔書下
太常其詳案注記平議術之要效驗虛實太常就耽
上選侍中韓說等於太常府覆校記注平議難問耽
以說等議奏聞事下永安臺覆實皆不如恂誠等言
劾奏欺謾詔書報各以二月奉贖罪並歷志

議都邑

董卓秉政議遷都長安太尉黃琬與司徒楊彪同諫
不從琬退而駁議之曰昔周公營洛邑以寧姬光武

卜東都以隆漢大業既定豈宜妄有遷動時人懼卓
暴怒琬必及害琬竟坐免黃琬傳

議食貨

明帝欲置常平倉公卿議者多以為便劉般對以常
平倉外有利民之名而內有侵刻百姓置之不便帝
乃止劉般傳

章帝時穀貴縣官經用不足尚書張林上言穀所以
貴由錢賤故也可盡封錢一取布帛為租又言官自
鬻鹽及復均輸法於是詔諸尚書通議朱暉奏林言
不可施行事遂寢朱暉傳

肅宗議復鹽鐵官鄭衆以為不可鄭衆傳

桓帝時有上書言宜改鑄大錢者事下四府羣僚及太學能言之士劉陶上言曰當今之憂不在於貨在於民飢豈謂錢貨之厚薄銖兩之輕重哉帝竟不鑄

錢劉陶傳

議選舉

章帝時陳事者多言郡國選舉悉非功次有詔下公卿朝臣議韋彪上議曰士宜以才行為先不可純以閥閱其要歸在於選二千石賢則二千石貢舉皆得其人帝深納之韋彪傳

議刑法

建武二年三月詔曰頃獄多寃人用刑深刻其與中

二千石中大夫博士議郎議省刑罰紀

十二年梁統上疏以為法令既輕下姦不勝宜重刑

罰事下三公廷尉議者以為隆刑峻法非帝王急務

不宜開可梁統傳

永平中竇固擊匈奴騎都尉秦彭在別屯而輒以法

斬人固請誅之顯宗引公卿朝臣平其罪科郭躬以

明法律召之議者皆然固奏躬獨曰於法彭得斬之

帝從躬議郭躬傳

章帝建初七年三月詔曰吏多不良擅行喜怒或案不以罪迫脇無辜致令自殺者一歲且多於斷獄甚非爲人父母之意也有司其議糾舉之紀

司隸校尉晏稱刻奏太尉張酺有怨言天子以酺先

帝師有詔公卿博士朝臣會議司徒呂蓋奏酺位居

三公作色大言不可以示四遠於是策免張酺傳

安帝時河間人尹次潁川人史玉皆坐殺人當死次

兄初及玉母軍並詣官曹求代其命因縊而物故尙

書陳忠以罪疑從輕議活次玉應劭追駁之掾正典

刑爲駁議三十篇應劭傳

安帝初叔孫光坐賊抵罪遂增錮三世是時范邵復

犯賊罪詔下三公廷尉議司徒楊震司空陳褒廷尉

張皓議依光比太尉劉愷獨以爲春秋之義善善及

子孫惡惡止其身有詔太尉議是劉愷傳

獻帝時論者多欲復肉刑孔融建議曰末世陵遲風

化壞亂而欲繩之以古刑非所謂與時消息者也朝

廷善之卒不改焉孔融傳

議邊事

建武中匈奴薁鞬曰逐王比自立爲呼韓邪單于欸

塞稱藩事下公卿議者皆以爲天下初定中國空虛

夷狄情偽難知不可許五官中郎將耿國曰宜如孝宣故事受之帝從國議遂立比爲南單于

建武二十八年北匈奴遣使貢馬及裘更乞和親帝下三府議酬答之宜班彪曰可加賞賜畧與所獻相當帝從之

北單于遣使貢獻求和親詔問羣僚議者以爲不可班固議曰漢興已來兵纏夷狄綏御不一建武之世修復舊典至於其末始乃暫絕永平八年復議通之廷爭連日異同紛紛回臣以爲宜依故事復遣使者爲策近長

建初元年大旱穀貴楊終以爲廣陵楚淮陽濟南之獄徒者萬數又遠屯絕域吏民怨曠上疏云云肅宗下其章司空第五倫亦同終議太尉牟融司徒鮑昱校書郎班固難倫以施行既久先帝所建不宜回異終復上書帝從之

楊終傳

元和三年南單于與北單于戰斬獲而還武威太守孟雲言北單于前旣和親而南部復往抄掠北單于謂漢欺之宜還所掠生口詔百官議於朝堂太尉鄭宏司空第五倫以爲不可許司徒桓虞大僕袁安以爲當與之宏因大言激厲虞曰諸言當還生口者皆

爲不忠虞廷叱之倫及大鴻臚韋彪各作色變容司隸校尉舉奏宏等皆上印綬謝詔報曰久議沈滯各有所志蓋事以議從策由衆定少加屈下尙何足病其各冠履

袁安傳

和帝時竇憲欲立降王阿佟爲北單于事下公卿議太尉宋由太常丁鴻光祿勳耿秉等十人議可許袁安與任隗以爲不可宗正劉方大司農尹睦同安議事奏未以時定安復上疏云云詔下其議安又與憲更相難折憲毀詆安安終不移

同上

永初四年羌胡反亂殘破并涼鄧騭以軍役方費事

不相贍欲棄涼州并力北邊乃會公卿集議議者咸同虞詡說太尉李修曰竊聞公卿定策當棄涼州求之愚心未見其便修善其言更集四府皆從

虞詡傳

熹平六年北地太守夏育請發兵出塞擊鮮卑大臣多有不同乃召百官議朝堂議郎蔡邕議曰雖或破之豈可殄盡帝不從

鮮卑傳

中平二年關隴擾攘發役不供司徒崔烈欲棄涼州議郎傅燮進曰斬司徒天下乃安有司奏燮廷辱大臣有詔問本意對曰無涼州則三輔危三輔危則京

東漢書卷三十一
都薄矣遂從燮議亦不罪烈靈帝紀

侍講紀學

趙興拜議郎侍講禁內本傳

桓郁復入侍講本傳

張酺子蕃以郎侍講張酺傳

桓彬為議郎侍講禁中

黃瓊為太常以選入侍講禁中

楊秉為任城相以明尚書召入勸講並傳

建寧初靈帝當受學楊賜侍講于華光殿中後帝徙

南宮得賜前侍講注籍乃下詔封賜臨晉侯賜與太

尉劉寬司空張濟同入侍講不欲獨受封賞乃上書

願分戶邑於寬濟帝嘉嘆復封寬及濟子楊賜傳

馬嚴拜御史中丞勸學省中馬嚴傳

上計

郡國歲盡遣吏上計百官志盧植禮注曰計斷九月因秦以十月為正故

眾郡奉計明紀永平二年詔

和帝永元四年初復郡國上計補郎官本紀按東都之制郡國遣

吏上計其計吏即補郎官如玉逸趙臺之類是也中

間罷之至是始復而紀注乃引武帝令郡國舉孝廉

與計偕其事不相類是注誤也

桓帝時郡國計吏多留拜為郎楊秉上言宜絕橫拜

自此終桓帝世無留拜者

楊秉傳

臣天麟按武帝每因封禪泰山即受計於甘泉通典云漢制郡守歲盡遣上計掾史各一人條上郡內眾事謂之計簿嚴助傳云助守會稽願奉三年計最如淳謂舊法當使丞奉計今助躬自願入奉也至百官志則第三言遣吏上計而所遣計吏遂補郎官蓋與西都遣丞奉計已不同矣西都天子親受計而所謂計帳則計相上之張蒼傳東京但使司徒受計吏至於長揖不拜趙壹傳則其制浸以輕矣

給事中

永平中鄭眾辟司空府以明經給事中再遷越騎司

馬復留給事中

本傳

桓譚拜議郎給事中

宋宏傳

臣天麟按漢世給事中必用儒學之臣此意甚美後世雖以名官而其職乃在外庭非復東都之本意也

待詔

魯恭待詔公車

本傳

待詔馬援

寇恂傳

世祖即位召桓譚待詔

本傳

東漢書卷三十三
圖功臣

永平三年明帝思中興功臣乃圖畫二十八將於南宮雲臺以鄧禹爲首次馬成吳漢王梁賈復陳俊耿弇杜茂寇恂傅俊岑彭堅鐔馮異王霸朱祐任光祭遵季忠景丹萬修蓋延邳彤姚期劉植耿純臧宮馬武劉隆又益以王常李通竇融卓茂合三十二人馬功臣封爵見援以椒房之親獨不與焉封臣功條下

靈帝思胡廣舊德乃圖畫廣及太尉黃瓊於省內詔議郎蔡邕爲其頌云頌見本傳注

省官

建武六年六月辛卯詔曰夫張官置吏所以爲人也今百姓遭難戶口耗少而縣官吏職所置尙繁其令司隸州牧各實所部省減吏員縣國不足置長吏可并合者上大司徒大司空二府於是條奏并省四百餘縣吏職減損十置其一是歲初罷郡國都尉官

七年省長水射聲二校尉官

九年省關都尉官復置護羌校尉官

十一年四月省大司徒司直官是歲省朔方牧并并州

十三年四月罷左右將軍官

十五年復致屯騎長水射聲三校尉官改青巾左校

尉為越騎校尉致當作置

十八年置州牧置刺史

十九年復致函谷關都尉致當作置

二十七年五月丁丑詔曰昔契作司徒禹作司空皆

無大名其令二府去大又改大司馬為太尉

明帝永平十二年罷益州西部都縣並紀

官數

内外文武官七千五百六十七人一千五十五人内

外内外諸色職掌人一十四萬五千四百一十九人六千五百一十二

都計内外官及職掌人十五萬二千九百八十六人

其鄉有里魁里數及命數未詳通典

東漢會要卷二十二

東漢會要卷二十二

東漢會要卷二十三

宋 徐 天 麟 撰

職官五

奉使外國

建武六年始令歸德侯劉颯使匈奴匈奴亦遣使來

獻漢復令中郎將韓統報命匈奴傳

十四年匈奴遣使奉獻遣中郎將劉襄報命光武紀

二十二年單于遣使詣漁陽求和親於是遣中郎將

李茂報命匈奴傳下同

二十六年遣中郎將段郴副校尉王郁使南單于立

東漢書卷三十三
其庭去五原西部塞八十里單于乃延迎使者使者
曰單于當伏拜受詔單于願望有頃乃伏稱臣曰單
于新立誠慙於左右願使者衆中無相屈折也

三十一年單于比薨中郎將段郴將兵赴弔祭以酒
米分兵衛護之弟左賢王莫立帝遣使者齎璽書鎮
慰拜授璽綬

永平八年北單于遣使求和親遣越騎司馬鄭衆北
使報聘

和帝永元二年十月遣行中郎將班固報命南單于
四年北匈奴右谷蠡王自立爲單于款塞乞降遣大
將軍左校尉耿夔授璽綬

按行災害

和帝永元六年二月遣謁者分行稟貸三河兗冀青
州貧民

十一年遣使循行郡國稟貸被重害不能自存者

十六年兗豫徐冀兩多傷稼遣三府掾分行四州貧
民無以耕者爲雇犁牛直

安帝卽位六州大水遣謁者分行虛實舉災害賑乏
絕

永初二年二月遣光祿大夫樊準呂倉分行冀兗二

州稟貸流民

建光元年京師及郡國雨水遣光祿大夫案行賜死者錢二千賜今年田租

延光三年六月遣侍御史分行青冀二州災害督錄盜賊

順天永建三年四月遣光祿大夫案行漢陽及河內魏郡陳留東郡稟貸貧人六月旱遣使者錄囚徒理輕繫四年五月大水八月遣使實覈死亡收斂稟賜永和四年大原郡旱遣光祿大夫案行稟貸

建康元年正月詔曰隴西漢陽張掖北地武威武都自去年九月己未地百八十震山谷圻裂壞敗城寺民壓死者甚衆賦役重數內外怨曠惟咎歎息其遣光祿大夫案行宣暢恩澤惠此下民勿為煩擾

桓帝建和元年荆揚二州人多餓死遣四府掾分行賑給

元嘉元年京師疾疫遣光祿大夫將醫藥案行並紀

永壽中第五種以司徒掾清詔使冀州廉察災害三公府有清詔員舉奏刺史二千石以下所刑免甚衆棄以承詔使也

官奔走者數十人還以奉使稱職拜高密侯相本傳延熹九年司隸豫州饑死者什四五遣三府掾賑稟

之紀

班宣風化

肅宗朝李恂拜侍御史持節使幽州宣布恩澤慰撫北狄所過皆圖寫山川屯田聚落百餘卷悉封奏上

本傳

和帝即位分遣使者皆微服單行各至州縣觀採風

謠李邵傳

雷義守灌謁者使持節督郡國行風俗太守令長坐者凡七十人義傳

順帝漢安元年遣侍中杜喬光祿大夫周舉守光祿

大夫郭遵馮羨樂巴張綱周初劉班等八人分行州

郡班宣風化舉實臧否其刺史二千石有贓罪顯明者驛馬上之墨綬以下便輒收舉其有忠清惠利為百姓所安宜表異者皆以狀上於是八使同時俱拜天下號曰八俊周舉劾奏姦猾表薦公清朝廷稱之八使皆耆儒知名多歷顯位唯張綱年少官次最微餘人受命之部而綱獨埋其車輪於洛陽都亭曰豺狼當路安問狐狸遂奏曰大將軍冀河南尹不疑蒙外戚之援荷國厚恩以芻蕘之資居阿衡之任不能敷揚五教翼讚日月而專為封豕長蛇肆其貪叨甘

心好貨縱恣無底多樹諂諛以害忠良誠天威所不赦大辟所宜加也謹條其無君之心十五事斯皆臣子所切齒者也書御京師震竦

紀及張綱傳

戒官吏

和帝永元十二年三月丙申詔曰比年不登百姓虛匱京師去冬無宿雪今春無澍雨黎民流離困於道路朕痛心疾首靡知所濟瞻仰昊天何辜今人三公朕之腹心而未獲承天安民之策數詔有司務擇良吏今猶不改競爲苛暴侵愁小民以求虛名委任下吏假勢行邪是以令下而姦生禁止而詐起巧法析

律飾文增亂貨行於言罪成乎手朕甚病焉公卿不

思助明好惡將何以救其咎罰咎罰既至復令災及小民若上下同心庶或有瘳

殤帝延平元年七月勅司隸校尉部刺史曰夫天降災戾應政而至間者郡國或有水災妨害秋稼朝廷惟咎憂惶悼懼而郡國欲獲豐穰虛飾之譽遂覆蔽災害多張墾田不揣流亡競增戶口掩匿盜賊令姦惡無懲署用非次選舉乖宜貪苛慘毒延及平民刺史垂頭塞耳阿私下比不畏于天不愧于人假貸之恩不可數恃自今以後將糾其罰

紀

旌節義

王莽居攝譙元變易姓名歸家隱遁公孫述聘之不
肯起賜以毒藥子瑛泣血叩頭願奉家錢千萬贖父
死述聽許之遂隱藏田野建武十一年卒明年光武
策詔本郡祠以中牢勅所在還元家錢獨行傳
李業以王莽居攝稱疾去官遂隱藏山谷公孫述召
之業固疾不起述羞不致之賜之以藥業歎曰危國
不入亂國不居遂飲毒而死光武下詔表其閭土
劉茂為沮陽令王莽篡位棄官避世宏農山中教授
建武二年歸漢為郡門下掾時赤眉攻郡縣殺長吏

茂負太守孫福踰牆藏空穴中得免明年詔書求天

下義士福言茂節義尤高宜蒙表擢詔書即召茂拜

議郎劉茂傳

元初中鮮卑寇漁陽太守張顯率吏士追出塞兵馬
掾嚴授前戰歿於陣顯拔刃追散兵不能制虜射中
顯主簿衛福功曹徐咸遽赴之顯遂墮馬福以身擁
蔽虜并殺之朝廷愍授等節詔書褒歎厚加賞賜各
除子一人為郎

永初二年劇賊畢豪等入平原界縣令劉雄將吏士
乘船追之雄敗執雄以矛刺之時小吏所輔也所姓願

以身代雄豪等縱雄而刺輔貫心洞背卽死詔書追傷之賜錢二十萬除父奉爲郎中

土

溫序爲護羌校尉行部至襄武爲隗囂別將苟宇所劫序曰受國重任義不貪生苟背恩德叱宇等曰何敢迫脅漢將因以節搃殺數人賊衆爭欲殺之宇曰此義士死節可賜以劍序受劍銜鬚於口曰無令鬚汚土遂伏劍而死光武聞而憐之賜城傍爲冢地賜穀千斛縑五百匹除三子爲郎中

本傳

臣天麟按漢自王莽專權終於篡國忠義之流恥見纓紉如龔勝譙元郭欽蔣詡之儔皆榮華邱壑

甘足枯槁雖中興在運漢德重恢而保身懷方彌相慕龔光武側席幽人求之若不及弓旌玉帛之招相望於巖穴若薛方逢萌聘而不肯至嚴光周黨王霸至而不肯屈上之所以表勵廉隅者如此故風俗烝烝俱以節義相高至顯宗時劉平王望劉曠王扶俱以修身行義而蒙聘肅宗亦禮鄭均而召高鳳以成其節皆所以扶持世教欲使之愈久而不渝者也無何安順以降戚宦擅權賢人君子抱負奇蘊而不得施用於世於是始有疾惡太甚如李固杜喬陳蕃竇武之倫出焉世率謂黨錮

之禍生於節義之過激則節義之隆亦豈盛世之美事哉吁節義何負於人之國抑在乎上之所以用之者如何耳使東都之君誠能進用正人斥遠近習使君子得行其道以興太平之功則節義之風方且足以勵人心而壽國脈又焉有黨錮之禍乎論至於此則知東漢之亡非節義之過也不能扶持節義者之過也吁

外戚貴盛

光武閔傷前代權臣太盛外戚與政上濁明主下危臣子后族陰郭之家不過九卿親屬榮位不能及許

史王氏之半耳 東漢書見明紀注

明德馬皇后正位中宮不以私家干朝廷兄廖為虎

賁郎中防光為黃門郎訖明帝不易官袁紀

章帝欲封爵諸舅明德馬太后不聽曰昔王氏五侯

一日俱封黃霧四塞先帝防謹舅氏不令在樞機之

位又言我子不當與先帝子等今有司奈何欲以馬

氏比陰氏乎上乃止后紀

章帝建初三年立貴人竇氏為皇后竇憲兄弟親幸

並侍宮省憲恃宮掖聲勢遂以賤直奪泌並公主園

田帝大怒召憲切責曰昔永平中常合陰黨陰博鄧

東漢書卷二十三
八
疊三人更相糾察故諸豪貴戚莫敢犯法今貴主尙見枉奪何況小民哉國家秉憲如孤雛腐鼠耳和帝卽位太后臨朝憲以侍中內幹機密出宣詔命憲征匈奴有功威名益盛以耿夔任尙等爲爪牙鄧疊郭璜爲心腹班固傳毅之徒典文章刺史守令多出其門賦斂吏民共爲賂遺司徒袁安司空任隗舉奏二千石并所連及貶秩免官者四十餘人竇氏大恨但安隗行素高亦未有以害之竇氏父子兄弟充滿朝廷遂共圖爲逆帝陰知其謀遂與中常侍鄭衆定議誅憲帝幸北宮詔執金吾五校尉勒兵屯衛南北宮

閉城門收憲黨人郭璜郭舉鄧疊鄧尋皆下獄死遣

謁者僕射收憲大將軍印綬封爲冠軍侯帝以太后

故不欲名誅憲而選嚴能相督察之迫令自殺本傳

和熹鄧皇后永元十四年立和帝每欲官爵鄧氏后

輒哀請謙遜故兄隲終帝世不過虎賁中郎將和帝

崩鄧皇后迎立殤帝生始百日殤帝崩后與兄隲定

策禁中迎立清河王子祐是爲安帝太后臨朝帝少

號聰明故鄧太后立之及長多不德稍不可太后意

及太后崩有詔告后兄弟悝等嘗取廢帝故事謀立

平原王帝聞追怒鄧氏五侯皆廢爲庶人徙封隲爲

羅侯不食而死

后紀及鄧騭傳

建光元年鄧太后崩安帝始親政事以閹皇后兄弟顯景耀並爲卿校典禁兵於是內寵始盛又中常侍江京李閹樊豐及乳母王聖聖女伯榮扇動中外競爲侈虐司徒楊震尙書翟酺諫皆不省三年王聖江京樊豐等與閹后妄造虛無譖太子廢皇太子保爲濟陰王四年安帝崩閹太后臨朝貪立幼年與閹顯等定策禁中迎北鄉侯懿爲嗣十月北鄉侯薨顯白太后秘不發喪而更召諸王子閉宮門屯兵自守十一月中常侍孫程王康等十九人聚謀於西鍾下迎濟陰王卽皇帝位是爲順帝遣侍御史持節收閹顯及其弟耀景並下獄誅遷太后於離宮封孫程等爲列侯是爲十九侯

初和帝母梁貴人爲竇皇后所譖憂卒竇后養帝爲己子莫有知帝爲梁氏出者張酺言狀帝感悟乃追尊爲皇太后封梁竦三子爲侯賞賜以巨萬計寵遇冠於當世梁氏自此盛矣順帝陽嘉元年立大將軍商女梁貴人爲皇后六年商薨以冀爲大將軍弟不疑爲河南尹奉使張綱埋其車輪於雒陽都亭曰豺狼當道安問狐狸遂劾奏冀不疑貪叨縱恣條其無

東漢書卷二十三
十一
君之心十五事時皇后寵盛諸梁姻族滿朝帝雖知
綱言直不能用也建康元年順帝崩冲帝卽位梁太
后臨朝永嘉元年冲帝崩冀與太后定策禁中立質
帝年八歲太后委政宰輔李固所言太后多從之黃
門宦者一皆斥遣天下咸望治平而梁冀深忌疾之
帝少而聰慧嘗因朝會曰冀曰此跋扈將軍也冀深
惡之使左右置毒於煮餅以進帝苦煩甚而崩冀召
三公中二千石列侯大議所立李固胡廣趙戒杜喬
皆以爲清河王蒜明德著聞又屬最親宜立爲嗣而
中常侍曹騰說冀曰將軍秉攝萬機多爲過差清河
王嚴明若得立則將軍受禍不久矣不如立蠡吾侯
富貴可長保也冀然其言明日重會公卿自胡廣趙
戒以下莫不懾懾皆曰惟大將軍令獨李固杜喬堅
守本議冀說太后先策免固持節迎蠡吾侯志卽皇
帝位是爲桓帝太后猶臨朝政冀因誣李固杜喬罪
皆死獄中冀一門前後七侯三皇后六貴人三大將
軍夫人女食邑稱君者七人尙公主者三人其餘卿
將尹校五十七人冀專擅威柄凶恣日積秉政幾二
十年威行内外天子拱手不得有所親與帝旣不平
之陳授因日食論冀冀殺之冀又遣客刺殺議郎邴

東漢書卷二十三
十一
尊帝大怒呼中常侍單超徐璜黃門令具瑗小黃門
史左悺唐衡定議誅之使具瑗將左右廢驕虎賁羽
林都候劍戟士合千餘人圍冀第冀及妻即日皆自
殺悉收梁氏中外宗親無長少皆棄市故吏賓客免
黜者二百餘人朝廷爲空百姓莫不稱慶收冀財貨
縣官斥賣合三十餘萬萬以充三府用封單超等五
人爲列侯世謂之五侯

臣天麟按漢自成帝委政外家而王氏卒移漢鼎
光武顯宗深鑒前事故後宮之家不得封侯與政
永平中常令陰黨陰博鄧疊三人更相糾察而諸
豪貴戚莫敢犯法章帝欲封爵諸舅而馬太后猶
以王氏一日五侯黃霧四塞爲言至再三有請然
後封之當時抑損外戚不令在樞機之位似爲得
矣然竇憲憑恃宮闈之勢橫奪主田帝雖比之指
鹿爲馬而終不能繩其罪故外戚強盛自茲以始
及和帝卽位竇太后臨朝憲始內幹機密出宣詔
命父子兄弟充滿朝廷遂生不軌之謀皆章帝有
以啟之也其後閹顯專廢立之權梁冀行弒逆之
事專擅國柄威震中外天子拱手不得有所親與
雖其終不免於赤族之誅而漢之元氣亦索矣故

東漢會要卷二十三
嘗謂東京外戚擅權往往多見於母后臨朝之日
貪立幼主自爲固位之計及其敗也又必藉宦官
以行誅討以暴易暴國家何利焉

東漢會要卷二十三

番禺黎永禧校
陳慶修

東漢會要卷二十四

宋 徐 天 麟 撰

職官六

宦官擅權

和帝永元四年竇憲兄弟專權帝以朝臣上下莫不
附憲獨中常侍鈞盾令鄭衆不事豪黨遂與定議誅
憲鄭衆遷大長秋帝策勲班賞衆每辭多受少帝由
是賢之常與之議論政事宦官用權自此始矣十四
年初封大長秋鄭衆爲鄭鄉侯衆與中常侍蔡倫等
皆乘勢豫政周章數進直言太后不能用

東漢書卷之二十四
建光元年安帝以小黃門江京常迎帝於邸封爲都鄉侯李閏爲雍鄉侯閏京與中常侍樊豐黃門令劉安鈞盾令陳達等扇動內外競爲侈虐司徒楊震連諫不從豐等遂共譖震收震太尉印綬遣歸本郡震飲醜而卒

延光三年秋九月江京樊豐等譖廢太子保爲濟陰王明年帝崩太后定策立北鄉侯卽皇帝位有司奏樊豐等擅作威福皆下獄死冬十月少帝薨閭顯及江京劉安陳達等白太后秘不發喪而更召諸王子乃閉宮門屯兵自守十一月丁巳中黃門孫程等十

九人共斬江京劉安陳達等迎濟陰王卽皇帝位是爲順帝封孫程等爲列侯是爲十九侯陽嘉二年夏六月洛陽宣德亭地拆李固對策曰詔書所以禁侍中尙書中臣子弟不得爲吏察孝廉者以其秉威權容請託故也而中常侍在日月之側聲勢振天下竊聞長水司馬武宣開陽城門候羊迪等無他功德初拜便眞此雖小失而漸壞舊章先聖法度所宜堅守政教一跌百年不復宜罷退宦官去其權重裁置常侍二人方直有德者省事左右小黃門五人才智閑雅者給事殿中上覽對以李固爲第一宦者疾之詐

東漢書卷二十四
二
爲飛章以陷其罪固棄官歸

桓帝建和元年七月詔封中常侍劉廣等皆爲列侯
杜喬諫之書奏不省宦官唐衡左悺等共譖杜喬與
李固以帝不堪奉漢祀帝怨之後梁冀誣李固杜喬
與妖賊劉文等交通皆收繫死獄中

永興中朱穆爲冀州刺史州有宦者三人以檄謁穆
穆辭不相見有宦者趙忠喪父歸葬安平僭爲璽璠
玉匣偶人穆下郡案驗遂發墓剖棺陳尸出之而收
其家屬帝聞大怒召穆詣廷尉輸作左校太學諸生
劉陶等數千人詣闕上書願黥首繫趾代穆校作帝

乃赦之穆居家數年召拜尙書穆旣深疾宦官及在
臺閣旦夕共事志欲除之乃上疏曰案漢故事中常
侍參選士人建武以後乃悉用宦者自延平以來浸
益貴盛假貂璫之飾處常伯之任天朝政事一更其
手權傾海內寵貴無極愚臣以爲可悉罷省更選海
內清淳之士明達國體者以補其處帝不納後穆因
進諫復口陳曰漢家舊典置侍中中常侍各一人省
尙書事黃門侍郎一人傳發書奏皆用姓族自和熹
太后以女主稱制不接公卿乃以閹人爲常侍小黃
門通命兩宮自此以來權傾人主窮困天下宜皆罷

東漢書卷二十四
三
遣博選耆儒宿德與參政事帝怒不應穆伏不肯起
左右傳出良久乃趨而去自此中官數因事稱詔詆
毀之延熹二年六月帝召中常侍單超徐璜小黃門
史唐衡左悺黃門令具瑗等五人共定議誅梁冀賞
誅冀之功封單超徐璜具瑗左悺唐衡皆爲列侯世
謂之五侯又封尙書令尹勲等七人皆爲亭侯又封
小黃門劉普趙忠等八人爲鄉侯自是權勢專歸宦
官矣五侯尤貪縱傾動內外時災異數見白馬令李
雲露布上書移副三府曰梁冀雖持權專擅虐流天
下今以非行誅猶召家臣益殺之耳而猥封謀臣萬
戶以上高祖聞之得無見非孔子曰帝者諦也今官
位錯亂小人諂進財貨公行政化曰損尺一拜用不
經御省是帝欲不諦乎帝得奏震怒逮雲送黃門北
寺獄大鴻臚陳蕃上疏曰李雲所言雖不識禁忌于
上逆旨其意歸於忠國而已管霸曰李雲野澤愚儒
出於狂慙不足加罪帝謂霸曰帝欲不諦是何等語
而常侍欲原之邪顧使小黃門可其奏雲死獄中於
是嬖寵益橫十月以單超爲車騎將軍是時封賞踰
制內寵猥盛陳蕃上疏曰高祖之約非功臣不侯而
聞追錄河南尹鄧萬世父遵之微功更爵尙書令黃

雋先人之絕封近習以非義授邑左右以無功傳賞
 帝頗採其言但賜雋爵關內侯而封萬世南鄉侯帝
 從容問侍中爰延朕何如主也對曰陛下為漢中主
 帝曰何以言之對曰尚書令陳蕃任事則治中常侍
 黃門與政則亂是以知陛下可與為善可與為非帝
 曰昔朱雲廷折欄檻今侍中面稱朕違敬聞闕矣
 三年春正月丙午新豐侯單超卒其後四侯轉橫天
 下為之語曰左回天具獨坐徐卧虎唐兩墮通鑑考異云太子賢注漢書墮作隨謂隨意所為不定也諸本皆競兩或作雨謂其性急暴如雨之墮無有常處也起第宅以華侈相尚其僕從乘牛車而從列騎皆兄

弟姻戚宰州臨郡辜較百姓民不堪命多為盜賊
 八年春中常侍侯覽兄參為益州刺史殘暴貪婪累
 贓億計太尉楊秉奏檻車徵參參於道自殺閱其車
 重三百餘兩皆金銀錦帛珍玩秉因奏曰侯覽兄參
 貪殘元惡自取禍滅覽不宜復見親近帝不得已竟
 免覽官司隸校尉韓續因奏左悺罪惡及其兄太僕
 南鄉侯稱請託州郡聚斂為姦賓客放縱侵犯吏民
 悺稱皆自殺續又奏中常侍具瑗兄沛相恭贓罪徵
 詣廷尉瑗詣獄謝上還東武侯印綬詔貶為都鄉侯
 超及璜衡襲封者並降為鄉侯子弟分封者悉奪爵

土劉普等貶爲關內侯尹勲等亦皆奪爵
李膺拜司隸校尉時小黃門張讓弟朔爲野王令貪
殘無道畏膺威嚴逃還京師匿於兄家合柱中膺知
其狀率吏卒破柱取朔付雒陽獄受辭畢卽殺之讓
訴寃於帝詔膺詰以不先請便加誅之意對曰昔仲
尼爲魯司寇七日而誅少正卯今臣到官已積一旬
私懼以稽留爲愆不意獲速疾之罪誠自知釁責死
不旋踵特乞留五日尅殄元惡退就鼎鑊始生之願
也帝無復言顧謂讓曰此汝弟之罪司隸何愆乃遣
出自此諸黃門常侍皆鞠躬屏氣休沐不敢復出宮

省帝怪問其故並叩頭泣曰畏李校尉

宛有富賈張汎者

陳蕃傳作張汎謝承漢書作張子集通鑑考異從岑陸傳

與後

宮有親賂遺中官以此得顯位用勢縱橫岑晁勸成
璠收捕汎等旣而遇赦璠竟誅之後乃奏聞小黃門
趙津貪橫放恣爲一縣巨患太原太守劉瓚使郡吏
王允討捕亦於赦後殺之於是中常侍侯覽使張汎
妻上書訟寃宦官因緣譖訴璠瓚皆下獄有司承旨
奏璠瓚罪當棄市山陽太守翟超以郡人張儉爲東
部督郵侯覽家在防東殘暴百姓覽喪母還家大起
塋冢儉舉奏覽罪而覽遮截章竟不上儉遂破覽冢

東漢書卷二十四
九
宅籍沒資財具奏其狀徐璜兄子宣爲下邳令暴虐尤甚嘗求故汝南太守李嵩女不能得遂將吏卒至嵩家載其女歸戲射殺之東海相汝南黃浮聞之收宣家屬無少長悉考之掾史以下固爭曰徐宣國賊今日殺之明日坐死足以瞑目矣卽案宣罪棄市暴其尸於是宦官訴寃於帝帝大怒超浮並坐髡鉗輸作左校太尉陳蕃上疏曰今寇賊在外四肢之疾內政不理心腹之患小黃門趙津大滑張汎等肆行貪虐姦媚左右劉瓚成瑨糾而戮之雖言赦後不當誅殺原其誠心在乎去惡而小人熒惑聖聰遂使必加刑謫已爲過甚況令伏歐刀乎翟超黃浮奉公不撓疾惡如讎超沒侯覽財物浮誅徐宣之罪並蒙刑坐云云帝不納宦官由此疾蕃彌甚選舉奏議輒以中詔謫郤長史以下多至抵罪猶以蕃名臣不敢加害平原襄楷詣闕上疏曰竊見太原太守劉瓚南陽太守成瑨志除姦邪而陛下乃遠加考逮岑黃門常侍天刑之人陛下愛待兼倍常寵係嗣未兆豈不爲此書上卽召入詔尙書問狀尙書承旨奏楷假借星宿造合私意誣上罔事請正楷罪法收送雒陽獄瓚瓚竟死獄中岑晳逃竄獲免

靈帝建寧元年初竇太后之立也陳蕃有力焉及臨朝政無大小皆委於蕃蕃與竇武同心戮力以獎王室召天下名賢李膺杜密尹勲劉瑜等皆列於朝廷與共參政事於是天下之士莫不延頸相望太平而帝乳母趙嬖及諸女尚書旦夕在太后側中常侍曹節王甫等共相朋結諂事太后太后信之數出詔命有所封拜蕃武疾之嘗共會朝堂蕃私謂武曰曹節王甫等自先帝時操弄國權濁亂海內今不誅之後必難圖武深然之蕃大喜以手推席而起武於是引尹勲等共定計策會有日食之變蕃謂武曰昔蕭望

之困一石顯況今石顯數十輩乎蕃以八十之年欲爲將軍除害今可因曰食斥罷宦官以塞天變武乃白太后曰故事黃門常侍但當給事省內典門戶主近署財物耳今乃使與政事任重權子弟布列專爲貪暴天下匈匈正以此故宜悉誅廢以清朝廷太后曰漢以來故事世有宦官但當誅其有罪者豈可盡廢耶時中常侍管霸頗有才畧專制省內武先白收霸及中常侍蘇康等皆坐死武復數白誅曹節等太后猶豫未忍故事不久發蕃上疏曰今京師囂囂道路誼譁言侯覽曹節公乘昕王甫鄭颯等與趙夫人

諸尚書並亂天下今不急誅此曹必生變亂傾危社稷太后不納八月太白犯房之上將入太微侍中劉瑜素善天官惡之上書皇太后曰案占書宮門當閉將相不利姦人在主傍願急防之又與武蕃書以星辰錯繆不利大臣宜速斷大計於是武蕃以朱寓爲司隸校尉劉祐爲河南尹虞初爲雒陽令武奏免黃門令魏彪以所親小黃門山冰代之使冰奏收長樂尚書鄭颯送北寺獄蕃謂武曰此曹子便當收殺何復考爲武不從令冰與尹勲侍御史祝瑒雜考颯辭連及曹節王甫勲冰卽奏收節等使劉瑜內奏九月

辛亥武出宿歸府典中書者先以告長樂五官史朱瑀瑀盜發武奏罵曰中官放縱者自可誅耳我曹何罪而當盡見族滅因大呼曰陳蕃實武奏白太后廢帝爲大逆乃夜召素所親壯健者長樂從官史共普張亮等十七人嚼血共盟謀誅武等曹節白帝曰外間切切請出御德陽前殿令帝拔劍踊躍使乳母趙嬈等擁衛左右取棗信閉諸禁門召尚書官屬脅以白刃使作詔板拜王甫爲黃門令持節至北寺獄收尹勲山冰冰疑不受詔甫格殺之並殺勲出鄭颯還共劫太后奪璽綬令中謁者守南宮閉門絕復道使

鄭颯等持節乃侍御史謁者捕收武等武不受詔馳入步兵營與其兄子步兵校尉紹共射殺使者召會北軍五校士數千人屯都亭下令軍士曰黃門常侍反盡力者封侯重賞陳蕃聞難將官屬諸生八十餘人並拔刃突入承明門到尙書門攘臂呼曰大將軍忠以衛國黃門反逆何云竇氏不道邪王甫時出與蕃相迂適聞其言而責蕃曰先帝新棄天下山陵未成武有何功兄弟父子並封三侯又設樂飲讌多取掖廷宮人旬日之間貨財巨萬大臣若此是爲道邪公爲宰輔苟相阿黨復何求賊使劔士收蕃蕃拔劔叱甫辭色逾厲遂執蕃送北寺獄黃門從官騶蹋蹶蕃曰死老魅復能損我曹員數奪我曹稟假不卽曰殺之時護匈奴中郎將張奐召還京師曹節等以奐新至不知本謀矯制以少府周靖行車騎將軍加節與奐率五營士討武夜漏盡王甫將虎賁羽林等合千餘人出屯朱雀掖門與奐等合已而悉軍闕下與武對陳甫兵漸盛使其士大呼武軍曰竇武反汝皆禁兵當宿衛宮省何故隨反者乎先降有賞營府素畏服中官於是武軍稍稍歸甫自旦至食時兵降畧盡武紹走諸軍追圍之皆自殺梟首雒陽都亭收捕

東漢會要卷二十四
宗親賓客姻屬悉誅之及侍中劉瑜屯騎校尉馮述
皆夷其族宦官又譖虎賁中郎將劉淑故尙書魏明
云與武等通謀皆自殺遷皇太后於南宮徙武家屬
於日南自公卿以下嘗爲蕃武所舉者及門生故吏
皆免官禁錮曹節遷長樂衛尉封育陽侯王甫遷中
常侍黃門令如故朱瑀共普張亮等六人皆爲列侯
十一人爲關內侯於是羣小得志士大夫皆喪氣
光和二年王甫曹節等姦虐弄權扇動內外太尉段
熲阿附之節甫父兄子弟爲卿校牧守令長者布滿
天下所在貪暴甫養子吉爲沛相尤殘酷凡殺人皆

磔尸車上隨其罪日宣示屬縣夏月腐爛則以繩連
其骨周徧一郡乃止見者駭懼視事五年凡殺萬餘
人尙書令陽球常拊髀發憤曰若陽球作司隸此曹
子安得容乎旣而球果遷司隸甫使門生於京兆界
辜權官財物七千餘萬京兆尹楊彪發其姦言之司
隸熲方以日食自劾球詣闕謝恩因奏甫熲及中常
侍淳于登袁赦封易等罪惡辛巳悉收甫熲等送洛
陽獄及甫子永樂少府萌沛相吉球自臨考甫等五
刑備極萌先嘗爲司隸乃謂球曰父子旣當伏誅亦
以先後之義少以楚毒假借老父球曰爾罪惡無狀

死不減責乃欲論先後求假借邪萌乃罵曰爾前奉事吾父子如奴奴敢反汝主乎今日臨流相擠行自及也球使以土窒萌口箠扑交至父子悉死於杖下頰亦自殺乃僵磔甫屍於夏城門大書榜曰賊臣王甫盡沒入其財產妻子皆徙比景球既誅甫欲以次表曹節等乃勅中都官從事曰且先去權貴大猾乃議其餘耳公卿豪右若袁氏兒輩從事自辦之何須校尉邪權門聞之莫不屏氣曹節等皆不敢出沐會順帝虞貴人葬百官會喪還曹節見磔甫尸道次慨然拭淚曰我曹可自相食何宜使犬舐其汁乎語諸

常侍今且俱入勿過里舍也節直入省白帝曰陽球故酷暴吏前三府奏當免官以九江微功復見擢用愆過之人不宜使在司隸以騁毒虐帝乃徙球爲衛尉時球見帝叩頭曰臣前雖誅王甫段熲蓋狐狸小醜未足宣示天下願假臣一月必令豺狼鴟梟各服其辜叩頭流血至於再三乃受拜於是曹節朱瑀等權勢復盛

初司徒劉郃兄侍中儵與竇武同謀俱死永樂少府陳球說郃曰公出自宗室位登台鼎天下瞻望社稷鎮衛豈得雷同容容無違而已今曹節等放縱爲害

而久在左右又公兄侍中受害節等今可表徙衛尉陽球爲司隸校尉以次收節等誅之政出聖主天下太平可翹足而待也郤曰凶監多耳目恐事未會先受其禍尙書劉納曰爲國棟梁傾危不持焉用彼相邪郤許諾亦與陽球結謀球小妻程璜之女由是節等頗得聞知乃重賂璜且脇之璜懼迫以球謀告節因共白帝曰郤與劉納陳璜交通書疏謀議不軌帝大怒冬十月甲寅劉郤陳球劉納陽球皆下獄死

四年大長秋華容侯曹節卒中常侍趙忠代領大長秋中平五年夏五月故太傅陳蕃子逸與術士襄楷會於冀州刺史王芬坐楛曰天文不利宦者黃門常侍真族滅矣逸喜芬曰若然者芬願驅除因與豪傑轉相招合言黑山賊攻劫郡縣因以起兵會帝欲北狩河間舊宅芬等謀以兵徼劫誅諸常侍黃門因廢帝立合肥侯以其謀告議郎曹操操曰夫廢立之事天下之至不祥也古人有權成敗計輕重而行之者伊霍是也伊霍皆懷至忠之誠據宰輔之執因秉政之重同衆人之欲故能計從事立今諸君徒見曩者之易未覩當今之難而造作非常欲望必克不亦危乎芬又呼華歆陶邱洪定計洪欲行歆止之曰夫廢

東漢書卷之二十四
三
立大事伊霍之所難芬性疎而不武此必無成洪乃止會北方夜半有赤氣東西竟天太史上言北方有陰謀不宜北行帝乃止勅芬罷兵俄而召之芬懼解印綬亡走至平原自殺

靈帝崩皇子辨卽皇帝位年十四尊皇后曰皇太后太后臨朝封皇弟協爲渤海王協年九歲以後將軍袁隗爲太傅與大將軍何進參錄尙書事進旣秉朝政忿諸宦官以袁氏累世貴寵而紹與從弟術皆爲豪傑所歸信而用之復召智謀之士何顓荀攸鄭泰等二十餘人以顓爲北軍中侯攸爲黃門侍郎泰爲

尙書與同腹心蹇碩疑不自安與中常侍趙忠宋典等書曰大將軍兄弟秉國專朝今與天下黨人謀誅先帝左右掃滅我曹但以碩典禁兵故且沈吟今宜共閉上閣急捕誅之中常侍郭勝進同郡人也太后及進之貴幸勝有力焉故親信何氏與趙忠等議不從碩計而以其書示進庚午進使黃門令收碩誅之因悉領其屯兵驃騎將軍董重與何進權勢相害中官挾重以爲黨助董太后每欲參于政事何太后輒相禁塞董后忿恚詈曰汝今轉張怙汝兄耶吾救驃騎斷何進頭如反手耳太后聞之以告何進五月進

東漢會要卷二十四
與三公共奏孝仁皇后使故中常侍夏暉等交通州郡幸較財利悉入西省故事蕃后不得留京師請遷歸本國奏可幸已進舉兵圍驃騎府收董重免官自殺六月辛亥董后憂怖暴崩民間由是不附何氏七月袁紹復說何進曰前竇武欲誅內寵而反爲所害者但坐言語漏泄五營兵士皆服畏中人而竇氏反用之自取禍滅今將軍兄弟並領勁兵部曲將吏皆樂盡力命此天贊之時也宜一爲天下除患以垂名後世進乃白太后請盡罷中常侍以三署郎補其處太后不聽曰中官統領禁省自古及今漢家故事不可廢也且先帝新棄天下我奈何楚楚與士人共對事乎進難違太后意且欲誅其放縱者紹以爲中官親近至尊出納號令今不悉廢後必爲患紹等又爲畫策多召四方猛將及諸豪傑使並引兵向京師以脇太后進然之主簿陳琳諫曰將軍總皇威握兵要龍驤虎步高下在心此猶鼓洪爐燎毛髮耳使當速發雷霆行權立斷而反更召外助大兵聚會彊者爲雄所謂倒持干戈授人以柄功必不成祇爲亂階耳進不聽典軍校尉曹操聞而笑曰宦者之官古今宜有但世主不當假之以權寵使至於此旣治其罪當

誅元惡一獄吏足矣何至紛紛召外兵乎欲盡誅之事不宣露吾見其敗也時董卓駐兵河東何進召卓使將兵詣京師侍御史鄭泰諫曰董卓彊忍寡義志欲無厭若借之朝政授以大事將恣凶欲必危朝廷明公以親德之重秉意獨斷誅除有罪誠不宜假卓以爲資援也尙書盧植亦言不宜召卓進皆不從泰乃棄官去謂荀攸曰何公未易輔也進府掾王康騎都尉鮑信皆泰山人進使還鄉里募兵並召東郡太守橋瑁屯成臯使武猛都尉丁原將數千人寇河南燒孟津火照城中皆以誅宦官爲言董卓聞召卽時就道并上書曰中常侍張讓等竊倖承寵濁亂海內昔趙鞅與晉陽之甲以逐君側之惡今臣輒鳴鐘鼓如雒陽請收讓等以清姦穢太后猶不從卓至澠池而進更狐疑使諫議大夫种邵宣詔止之卓不受詔遂前至河南邵迎勞之因譬令還軍卓疑有變使其軍士以兵脅邵邵怒稱詔叱之軍士皆披邵遂前質責卓卓辭屈乃還軍夕陽亭袁紹懼進變計因脅之曰交怨以成形勢已露將軍復欲何待而不早決之乎事久變生復爲竇氏矣進於是以前爲司隸校尉假節專命繫斷從事中郎王充爲河南尹紹使雒陽

東漢會要卷二十四
方畧武吏司察宦者而促董卓等使馳驛上奏欲進
兵平樂觀太后乃恐悉罷中常侍小黃門使還里舍
唯留進素所私人以守省中諸常侍小黃門皆詣進
謝罪唯所措置進謂曰天下匆匆正患諸君耳今董
卓垂至諸君何不早各就國袁紹勸進便於此決之
至於再三進不許紹又爲書告諸州郡詐宣進意使
捕案中官親屬進謀積日頗泄中官懼而思變張讓
子婦太后之甥也讓向子婦叩頭曰老臣得罪當與
新婦俱歸私門唯受恩累世今當還離宮殿情懷戀
戀願復一人直得暫奉望太后陛下顏色然後退就
溝壑死不恨矣子婦言於舞陽君入白太后乃召諸
常侍皆復入直八月戊辰進入長樂宮白太后請盡
誅諸常侍中常侍張讓段珪相謂曰大將軍稱疾不
臨喪不送葬今歛入省此意何爲竇氏事竟復起邪
讓使人潛聽其語乃率其黨數十人持兵竊自
側闥入伏省中及進出因詐以太后詔召進入坐省
閣讓等詰進曰天下憤憤亦非獨我曹罪也先帝常
與太后不快幾至成敗我曹涕泣救解各出家財千
萬爲禮和悅上意但欲託卿門戶耳今乃欲滅我曹
種族不亦太甚乎於是尙方監渠穆拔劔斬進於嘉

德殿前讓珪等爲詔以故太尉樊陵爲司隸校尉少府許相爲河南尹尙書得詔板疑之曰請大將軍出共議中黃門以進頭擲與尙書曰何進謀反已伏誅矣進部曲將吳匡張璋在外聞進被害欲引兵入宮宮閣閉虎賁中郎將袁術與匡共斫攻之中黃門持兵守閣會日暮術因燒南宮九龍門欲以脅出讓等讓等入白太后言大將軍兵反燒宮攻尙書閣因將太后少帝及陳留王又劫省內官屬從複道走北宮尙書盧植執戈於閣道窻下仰數段珪珪懼乃釋太后太后投閣得免袁紹與叔父隗矯詔召樊陵許相斬之紹及何苗引兵屯朱雀闕下捕得忠等斬之吳匡等素怨苗不與進同心而又疑其與宦官通謀乃令軍中曰殺大將軍者卽車騎也吏士能爲執仇乎士卒皆流涕曰願致死匡遂引兵與董卓弟奉車部尉昱攻殺苗棄其屍於苑中紹遂閉宮門勒兵捕諸宦者無少長皆殺之凡二千餘人或有無鬚而誣死者紹因進兵排宮或上端門屋以攻省內庚午張讓段珪等困迫遂將帝與陳留王數十人步出穀門夜至小平津六璽不自隨公卿無得從者唯尙書盧植河南中部掾閔貢夜至河上貢厲聲責讓等且曰

今不速死吾將殺汝因手劍斬數人讓等惶怖叉手再拜叩頭向帝辭曰臣等死陛下自愛遂投河而死董卓遂廢少帝又迫殺太后何氏遂亡而漢室亦自此敗亂

何進傳

范氏論曰漢興仍襲秦制置中常侍官然亦引用士人以參其選皆銀璫左貂給事殿省及高后稱制乃以張卿爲大謁者出入卧内受宣詔命文帝時有趙談北宮伯子頗見親倖至於孝武亦愛李延年帝數宴後庭或潛游離館故請奏幾事多以宦人主之至元帝之世史游爲黃門令勤心納忠

有所補益其後弘恭石顯以佞險自進卒有蕭周之禍損穢帝德焉中興之初宦官悉用閹人不復雜調它士至永平中始置員數中常侍四人小黃門十人和帝卽阼幼弱而竇憲兄弟專總權威内外臣僚莫由親接所與居者惟閹宦而已故鄭衆得專謀禁中終除大憝遂享分土之封超登官卿之位於是中官始盛焉自明帝以後迄乎延平委用漸大而其員稍增中常侍至有十人小黃二十人改以金璫右貂兼領卿署之職鄧后以女主臨政而萬機殷遠朝臣國議無由參斷帷幄稱制下

令不出房闈之間不得不委用刑人寄之國命手握王爵口含天憲非復掖庭永巷之職閨牖房闈之任也其後孫程定立順之功曹騰參建桓之策續以五侯合謀梁冀受鉞迹因公正忠固主心故中外服從上下屏氣或稱伊霍之勲無謝於往載或謂良平之畫復興於當今雖時有忠公而竟見排斥舉動回山海呼吸變霜露阿旨曲求則光寵三族直情忤意則參夷五宗漢之綱紀大亂矣若夫高冠長劔紆朱懷金者布滿宮闈苴茅分虎南面臣人者蓋以十數府寺第館棊列于都鄙子弟支附過半於州國南金和寶冰紈霧縠之積盈仞珍藏嬙媛侍兒歌童舞女之玩充備綺室狗馬飾雕文土木被緹繡皆剝割氓黎競恣奢欲陷害名賢專植黨類其有更相援引希附權彊者皆腐身熏子以自衒達同敝相濟故其徒有繁敗國蠹政之事不可殫書所以海內嗟毒志士窮棲寇劇緣間搖亂區夏雖忠良懷憤時或奮發而言出禍從旋見孳戮因復大考鈞黨轉相誣染凡稱善士莫不罹被災毒竇武何進位崇戚近乘九服之囂怨協羣英之勢力而以疑留不斷至於殄敗斯亦運

東漢會要卷二十四
三
之極乎雖袁紹龔行芟夷無餘然以暴易亂亦何
云及自曹騰說梁冀竟立昏弱魏武因之遂遷龜
鼎所謂君以此始必以此終信乎其然矣

東漢會要卷二十四

